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太阳舞


E-BOOK
网络资源 非卖品

太阳舞

席维伯格
我歌日徘徊
我舞影凌乱
醉时同交欢
醒后各分散（译者选）

（1）

白天你在A区解决了五万多只老饕，现在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一大早你跟赫顿便架着直升机向东飞去，在金绿色的曙光中，沿着叉河一路投掷神经性毒丸，涵盖了一千公顷的面积。然后你们转至叉河对岸——第一批殖民的预定地，那里的老饕已经解决得清洁溜溜。你趴在厚实柔软的草毡上享用午餐，赫顿摘了几把蜜汁花，两人足足享受了半小时的轻度幻觉。然后当你正走回直升机，准备开始下午的任务时，赫顿却突然没来由地说道：“汤姆！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些老饕不是害兽，而是一族外星人，有语言、仪典、历史……你会做何感想？”

你马上联想到了你的族人。

“得了吧！它们根本不是！”你回答他说。

“我是说假使，如果，这些老饕……”

“不是就不是，谈点别的行不行？”

赫顿就是这么一个刻薄的家伙，也只有这种人，才会想到这种问题。专挑别人的痛处下手，他就喜欢这样！他不经意的一句话，整晚徘徊在你脑海。假使老饕是外星人……假使老饕……如果……万一……

你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会儿，还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在一条血河中泅泳。

真傻！怎么会这样？你明明知道，在第一批移民到达之前，将所有的老饕尽快解决有多重要。老饕只是一种外星“动物”，而且还不能算是益兽，它们是破坏生态的罪魁祸首，拼命消耗掉这个星球的释氧植物。如果不将它们除去，人类根本无法在此生根。

当然，至少还要保留一些活标本，提供动物学家研究之用——其他的通通都得杀光。这就是一种惯例，根绝“不好”的生物是人类的传统。不过，你對自己说，可别让这种良心上的疑虑妨碍了工作，别再梦见血河了好吗？

更何况，老饕的体内根本没有血，所以根本不可能血流成河。它们靠一种类似淋巴的体液，渗透身体的组织来输送养分；而排泄物也一样靠渗透作用排出体外。这种渗透性的传输功能，可说与人体的循环系统作用相仿，只是它们没以任何血管网络，也没有像心脏那样的唧筒。所有的东西全都靠渗入渗出，就像变形虫、海棉或其他低等动物一样。然而，就其他方面而言——例如神经系统、消化系统、四肢结构等等，它们又是百分之百的高等动物。真绝！你这么想。外星生物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你告诉自己，见怪不怪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

你和同事们最欣赏老饕的一点，就是它们的生理组织帮了你们一个大

忙，让你们可以乾乾淨淨地解决它们。

你飞过老饕群集的草原，洒下了大量的毒丸。它们立刻争先恐后地抢着吞食。一个钟头以内，毒性就会传遍老饕全身各处，老饕一命呜呼，接着细胞组织便迅速崩溃——一旦不再有养分供应，老饕的身体便会分解成一个个单一的细胞。淋巴似的体液，在老饕体内成了化妆的强酸，不一会儿就可以将尸体销溶。肌肉、软骨，甚至骨骼。两小时之后，原来一只活生生的老饕，将只剩下地上的一滩黏液；然后再过两小时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想想看，你们必须解决几百万只老饕，如果它们的尸体不是那么懂得自爱，这个星球岂不是要尸横遍野了？

假使老饕是一族外星人……

都是那个该死的赫顿害的，你感觉好像是记忆被规范了一次。其实，如果你够胆，应该主动要求刮除这个念头。如果你有胆，如果你敢尝试的话。

(2)

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提不起勇气。他一想到记忆规范就害怕，所以决定自己解决，自己想办法摆脱这种新发现的罪恶感。他开始试着说服自己——老饕，这种没有心智的食草动物，是人类扩张主义之下又一个不幸的牺牲品。

虽然如此，却也实在不值得感情用事地同情它们，它们被消灭并不能算是悲剧，只能说是遭透了。如果人类决定在这个星球定居，老饕当然只好让位。他又对自己说，这与十九世纪时，北美平原的原住民与野牛的悲剧不可相提并论。他每当想起这些，就会对大量兽群被屠杀而感到难过；为数百万高贵的长毛野牛感到可惜。但是对于他的祖先——苏族的遭遇，他不只是难过而已，而应该说是义愤填膺。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，他再度提醒自己，省省你的感情，留到适当的时机再用吧！

他走出了自己的气囊，慢步走到营地中央。石子路十分湿滑，水溶溶的晨雾尚未完全散去，每棵树都因饱载着露水而被压弯了头，长条带有锯齿缘的树叶也沾满了水珠。

他忽然停下脚步，蹲下来观察一只类似蜘蛛的动物，它正在结一张不对称的网。正当他看得出神的时候，一只小型的两栖爬虫，外表是灰暗的蓝绿色，正小心翼翼地悄悄滑过长满苔藓的土地。不过它似乎仍然不够小心，因为还是被他发现了。他轻轻地捏起这个小动物，将它放在自己的手背上，小爬虫吓得浑身发抖，两片鳃吃力地不断拍动。不一会儿，它的颜色竟精明地变做古铜色，那正是他皮肤的色调，真是绝妙的欺敌伎俩。他觉得玩够了，于是把手放下，小爬虫一溜烟地跳进了水坑。

他则继续前进。

他年已四十，比这个探险队的大多数成员都要矮些，但是肩膀宽阔，胸膛厚实，配上黑亮的头发与钝阔的鼻梁，使他看来仍然十分出色。他是这个探险队的生物学家，这是他的第三个职业。在此之前，他曾经当过人类学家与房地产掮客，但是都没有成功。

他名叫双丝带的汤姆，曾经结过两次婚，但都没有子女。他的曾祖父死于酒精中毒；祖父使用迷幻药上瘾；父亲则不时得去做记忆规范。汤姆心知肚明，自己终将逃不过家族的恶运，只不过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没有找到自我毁灭的方法罢了。

进了营地中央的大帐，他遇到了赫顿、茱丽亚、爱琳、舒瓦兹、老张、

迈克森与尼古拉，他们都正在吃早餐，其他的队员则已经上工去了。爱琳看到他进来，马上起身走过去送他一吻，短而柔软的金发搔着他的面颊。“我爱你！”她喃喃地说。“我爱你！”汤姆回了一句，顺便在她的胸部轻划了一下。然后他转向迈克森，后者对他点点头，再送他一个飞吻，他就知道没有猜错，爱琳昨晚是睡在迈克森的气囊中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都是好朋友，汤姆这么想。

“今天轮到谁喂药丸？”他问道。

“迈克森和老张，”茱丽亚说：“在C区。”

舒瓦兹接着说：“再过十一天，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半岛给清理完毕，那时就可以向内陆进军了。”

“如果我们的药丸供应不缺的话。”老张附和了一句。

“昨晚睡得好吗，汤姆？”这是赫顿问的。

“不好！”汤姆没好气地答道。他找了个位子坐下，掏出了早餐磁卡，发现西面山上的浓雾已渐渐蒸散。他到这个星球已经有九周了，经历了此地一年一度的季节变换——从乾季到雾季。现在的雾季还会持续几个月，在下一个乾季之前，老饕早就全部解决，而移民也早已来到。他瞪着薄雾出神，突然发现早餐已经沿着输送槽滑过来。他开始用餐，爱琳坐在他身边，她几乎比他年轻一半。这是她第一次的外星探险，负责的工作是文书记录，但她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记忆规范师。

“你看来有心事，”爱琳对他说：“我能帮什么忙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谢了。”

“我不喜欢看到你沮丧的表情。”

“这是我们族人特有的忧郁气质，没办法。”

“我怀疑你这种理论。”

“好吧！老实说也许是我重建的人格快要磨光了，我过去的心灵创伤又要浮现到意识层了，我简直是个行尸走肉！满意了吗？”

爱琳却吃吃地笑了起来，她只穿了一件泳装，皮肤还很潮，因为她刚才跟迈克森去游泳，才回来没多久。汤姆这时突然兴起向她求婚的冲动，想要在这个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就娶她。自从他的房地产生意垮掉之后，他就一直打光棍到现在。当初所以会离婚，也是因为心理医师的建议，做为人格重建的一环。他有时也会想知道，前妻现在芳踪何处？跟什么人在一起？爱琳这时说：“汤姆，别逗了，我感觉你蛮稳的吗。”

“谢谢！”她还年轻，还不懂这些心事。

“如果只是突如其来的莫名沮丧，我可以喀嚓一下就让它消失。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，”他答道：“不用麻烦了。”

“我忘了！抱歉，你不喜欢这种……”

“我老爹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过去五十年间，他的记忆被削得……”汤姆答道：“他把自己对祖先的记忆全部刮除，再来是他的宗教信仰、他的妻子儿女，最后是自己的姓名。然后他终于可以整天坐在屋角痴笑终日……我受够了，谢谢！我绝对不要碰那玩意！”

爱琳赶紧改变话题说：“你今天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在保留区，做几个实验。”

“要不要我跟你作伴？我今天上午都没事。”

“谢了，不必！”他立刻回绝。也许因为回答得太快，她看来有些难过。汤姆只好抓住她的手臂，柔声说：“也许今天下午，好不好？我也想和你谈心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她又笑了，还送给他一个飞吻。

用过早餐之后，他就一个人走到保留区。这个保留区总共占了基地东边一千公顷的面积，在它的边界，每隔八十公尺树立一个神经场发射器，这样就可以围住区内的二百只老饕。这些老饕是留下来供研究之用的，所以它们将是整个星球仅存的幸运儿。在保留区的西南角有一个实验气囊，汤姆就是在那里进行实验——新陈代谢、生理、心理、生态等等的实验。

保留区被一条小河斜斜穿过，东侧还有一个不太高的青翠山坡，五种密集的杂树林被致密的草原从中切开，释氧植物生长在草丛的荫庇之下，除了行光合作用的穗状物突出约三、四公尺高，其他的部份全都被草丛遮掩；行呼吸作用的枝干则呈淡黄色，大约长到齐胸的高度，会散发出一阵阵甜美醉人的香气。

老饕们在草原上三两成群，一口一口地嚼着释氧植物的枝干。汤姆先在小河后面窥视着这些老饕，然后慢慢地接近它们。结果一不小心，被隐藏在草丛中的一株释氧植物绊了一跤，但他很轻巧地立刻恢复了平衡。他抓住那株植物的枝干，对着皱摺的呼吸孔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沮丧的情绪立刻消失无踪。

他渐渐地接近一群老饕，它们的身体浑圆，体积庞大而笨重，外面覆盖着粗厚的皮毛。在狭窄而富弹性的嘴唇上方，突出着一双碟状的大眼。老饕的腿又细又长，而且还布满鳞片，有点像是放大许多倍的鸡爪，两只粗短的手臂则紧靠着身体。这些老饕以温和的眼光注视着汤姆，丝毫没有表现出陌生好奇。“早安，兄弟们！”他今天竟然用这种方式跟它们打招呼，连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。

(3)

我注意到今天有点不太对劲，也许是因为刚才在草原上吸了太多的纯氧；或者是我真的相信了赫顿的话？也可能是我遗传性的被虐狂突然出现了。反正当我观察这些保护区中的老饕时，竟然第一次感到它们表现得好像有智慧，它们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。

我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跟随它们，在这段期间中，它们找到了六株露在草丛外面的释氧植物。每次在它们大快朵颐之前，都会进行一些形式化的动作：

——在那株植物的周围形成一个疏疏落落的圈子——仰天望向太阳——看看圈子里的左右邻伴——发出一串模糊的嘶鸣（一定是在完成前述过程之后）

——再度仰望太阳——走近植物开始大嚼如果这不是一种谢恩的祷告仪式，那还会是什么呢？而老饕如果真的懂得祷告谢恩，就代表它们在灵性上极为进化，那我们岂不是正在进行大屠杀吗？黑猩猩会这一套吗？天啊！我们对付黑猩猩，都没有这样地赶尽杀绝！当然啦，黑猩猩不会破坏人类的农作物，所以才有可能跟人类达到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存。可是老饕却不同，它们跟人类的农作物绝对不共戴天。

然而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道德问题：我们进行灭种行动的理论基础，是假设老饕的智力大约与牡蛎相当，顶多只能比得上绵羊。我们自认问心无愧，因为我们使用的毒丸发作得既快，又不会带来任何痛苦。而且老饕死后完全分解殆尽，省了我们火化几百万具体体的工作。但是如果它们真的在祷告？

我现在还不要对其他人提起这件事，我要再收集更多的证据，要坚实而客观的证据，例如录音、录影或立体全像。如果我能证明，我们正在灭绝一种有智慧的生物，那就有好戏看了！毕竟我的家族对于灭种行动有点概念，那种事就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前。我很怀疑自己能够阻止在此地所进行的行动，但是至少至少我自己可以抽身而去。回到地球去公布真相，唤起许多人加入抗议的行列。

我希望这一切都是我在胡思乱想……

但是这全都不是幻想，它们围成一个圈圈，它们仰望太阳，并且发出嘶鸣来祷告。

它们的外型随然是长了鸡爪的肉冻，但是却懂得进食前要感恩祷告。老饕们的大眼睛现在瞪着我，好像在兴师问罪一般，这群被驯服的老饕知道正在进行的一切——我们从天而降，准备杀光它们的同类，只有它们少数幸免。这些老饕没有办法还击，甚至无法对我们抗议，但是它们的确知道！所以一定恨透了我们。

天啊！从来到这里那一天起，我们已经杀掉不下两百万只老饕。老套的说法，就是我的双手已经沾满了血腥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又能做什么呢？

我必须很小心的行动，否则我的下场不是药物控制，就是记忆规范。

我不能表现得有任何异样，也不能站出来公开抨击。我得先找一些伙伴，第一个就要去找赫顿——他当然知道真相，因为最初便是他提醒我的，就是我们一起去喂毒丸那一天。当初我还以为，他又在耍那一套刻薄的把戏。

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他谈。

(4)

他说：“我一直在想你提到的，我是说关于老饕。也许我们对老饕的心理研究，还没做得很仔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它们真的有智慧的话……”

赫顿眨眨眼睛，他的身材高大，有一头光亮的黑发，配上浓密的胡须与突出的颧骨。

“谁说的，汤姆？”他回答说。

“你自己说的，上次我们飞到叉河对岸，你说……”

“那只是我乱猜的，随便找个话题嘛！”

“不！我相信不只如此，你自己真的相信。”

赫顿显得有点烦了。“汤姆，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但是请别再说下去了。要是我真的相信自己正在屠杀智慧生物，我会以超音速的速度，立刻去找记忆规范师。”

“可是那天，你为什么那样问我？”汤姆追问道。

“随便聊聊嘛！”

“你挑起别人的罪恶感，只为了自己解闷？你这个混蛋，赫顿，我可没跟你开玩笑！”

“冷静一点，汤姆！如果我早知道，你会对我的猜想那么认真……”赫顿摇摇头，继续说：“老饕不是什么智慧生物，这是很明显的事实。否则我

们就不会奉命来消灭它们了。”

“对！很明显啊……”汤姆回答。

***爱琳说：“不！我不知道汤姆想干什么。但是我可以肯定他需要好好休息一阵子。他在一年半以前刚做过一次人格重建，在此之前，他的人格曾经重度崩溃。”

迈克森查了一下图表，然后说：“他已经接连三次拒绝出任务了，藉口是他的研究进行到了紧要关头。妈的！我当然可以找人代他，可是他逃避责任的态度让我很为难。”

“他在进行什么样的研究？”尼古拉问道。

“反正不是生物学的研究，”茱丽亚说：“他一直在保留区内与跟老饕泡在一起，但是我却没有看到他做任何实验，他只是——一直盯着那些老饕。”

“还跟它们说话呢。”老张补充道。

“没错，他还对老饕说话。”茱丽亚附和着。

“说些什么啊？”尼古拉又问。

“谁知道！”

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望向爱琳。“你跟他走得最近，”迈克森说：

“能不能劝劝他。”

“我得先弄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，”爱琳说：“他现在对我都守口如瓶。”

(5)

你自己一定要很小心，因为他们人多，他们关心你的精神状态，而且已经知道你有困扰。爱琳也开始在刺探你，想知道你的困扰从何而来。昨夜你躺在她的臂弯中，她就藉机旁敲侧击，很有技巧地问你，可是你明白她想问的是什麼。当几个月亮都出来的时候，她建议两人一起到保留区去，在熟睡的老饕之间散散步。你拒绝了，但她已经看出来你与老饕之间不寻常的关系。

你自己也在刺探——希望能做得很巧妙。你了解自己根本无法拯救老饕，无法挽回的罪行又发生了！早在公元一八七六年，那时的对象是野牛；对象是苏族，两者都必须消灭，因为铁路就要来了。如果你在此时此地说出你的发现，朋友们都会试图安慰你，让你平静下来，并且帮你做记忆规范，因为他们都没有看见你所目睹的一切。如果你回到地球去将事件公开，换来的只会是冷嘲热讽，别人会建议你再去进行一次人格重建。你无能为力，你束手无策！

你无法拯救老饕，但也许可以将老饕记录下来。

走到大草原去，与老饕共同生活，跟他们交朋友，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。然后将这一切记录下来，做成老饕文化的完整记录，这样至少可以为他们留下一点什麼。你学过田野人类学，就如同人类学家过去对你的族人所做的一样，现在你也可以对老饕如法泡制。

(6)

他找到了迈克森，问他说：“请问能不能放过我几星期？”

“放过你？汤姆，你这话什麼意思？”

“我要做一些田野调查，想离开基地，去找野外的老饕。”

“保留区里面的有什麼不好吗？”

“这将是观察野生老饕的最后机会，麦克，我非去不可。”

“你自己一个人去，还是跟爱琳一道？”

“我自己去。”

迈克森缓缓地点了点头说：“好吧，汤姆！你要去就去吧！我不会把你关在这里的。”

(7)

我在大草原的金绿色阳光下舞蹈，老饕聚集在我身旁。我剥光了衣物，赤身裸体，汗水令我的皮肤闪闪发光，我的心在澎湃。我藉着舞步与老饕交谈，他们都听得懂。

他们都能听得懂。

老饕的语言是轻声的呢喃。他们也有一个上帝，他们懂得爱、敬畏与欢喜。他们有仪典，他们各个都有名字，他们有自己的历史，我完全相信。

我舞在厚实的草地上。

我要如何与老饕沟通？用我的脚、我的手、我的轻吼、我的汗水？

我在跳舞，数百、数千的老饕聚集我的身旁。我绝不能停下来，他们围着我唱出他们的歌。我是一种奇异力量的导火线，曾祖父应该来看看现在的我！他当年坐在怀俄明的家门口，手中抓着火酒，脑子被一点点地腐蚀——现在，老爷爷，看看我！看看双丝带的汤姆舞蹈！我用舞步与这些异形朋友对话，在一个不同色彩的太阳下，我舞着，不停地舞着……

“听我说，”我对老饕说道：“我是你们的朋友，只有我，你们可以相信的只有我一个人。相信我，回答我，教导我，让我为你们保留一切，你们的劫数就要来临了！”

随着我的舞蹈，金绿色的太阳缓缓升起，老饕们开始喃喃低语。

他们的领袖就在那里，我朝着他而舞，前进，后退，再前进。我弯下腰，再仰望太阳，想像生存在那个火球中的生物模样。我模仿老饕的声音，我跪下，再站起，仍在不断地舞着——双丝带的汤姆为你们而舞。

我召唤出祖先所遗忘的舞技，感觉一股力量流遍全身。祖先舞在野牛的时代，而我舞在此时此地，在叉河的彼岸。

我继续地舞着，现在老饕也加入了。慢慢地，带些犹豫地，他们渐渐向我接近，他们转换重心，轮流举起双脚，左右摇摆。“对！就像这样！”我吼道：“与我共舞！”

我们一起舞蹈，直到太阳来到头顶。

现在他们的眼光不再兴师问罪，我能看见的只有温暖与手足之情。

我是他们的兄弟，他们的红肤兄弟，我现在与他们共舞。他们在我的眼中不再臃肿笨拙，举止间自有一种持重的优雅。他们在跳舞，他们在跳舞！他们在我身旁跃起，愈来愈近，愈来愈近，愈来愈近！

我们舞出了神圣的狂潮。

他们也在歌唱了，是一种模糊的喜悦颂歌。他们将双臂向前送，张开小爪子，然后整齐画一地挪动重心——左脚抬起、右脚抬起，左脚、右脚、左、右、左、右……狂舞吧，兄弟们！与我共舞，共舞，共舞！他们向我挤过来，我能看见他们身上肌肉的颤动，闻到他们散发出的甜美气息。他们温柔地将我簇拥通过草原，来到一处茂密而从未被践踏的草地上。

我们仍继续舞着，同时在这片草地上找到了数丛释氧植物。他们在祷

告过后，用笨拙的双手举起食粮，将呼吸枝干与光合穗分开，植物痛得拼命释放氧气，我感到天旋地转，开怀大笑又放声高歌。老饕们开始咀嚼那些淡黄多孔的果球，也不放过茎干的部份。

他们还要让我分享，我知道这是一种宗教仪式，代表着共享身体血肉
(8)

加入我们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；同享、同当；同当、同享。我弯下腰来，将淡黄色的果球放进嘴里，并没有大口咬，而是学他们那样细细地嚼。我用牙齿将果球的皮撕开，果汁喷溅到我嘴里，同时纯氧也从鼻孔钻进心肺。

老饕们在唱着赞美诗歌，我应该全身涂满祖先传下的彩绘，再戴上羽毛，然后在氤氲缭绕中加入老饕的宗教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！

释氧植物的汁液在我血管中流动，我拥抱着我的兄弟，我引吭高歌，歌声离开了我的嘴唇，化成一道弧线，闪耀着精钢的光芒。当我将歌声的音调降低，弧线的的光芒立即转成晦暗的银色。老饕们挤成一团，他们发出的气息充满着火红的色彩，他们轻声的吼叫化成了一股轻烟。太阳现在分外温暖，发出的光芒是参差不齐、满布皱摺的破空之声，几乎达到了我的听力极限。叮铃铃！叮铃铃！叮铃铃！此际厚实的草地也对我哼着歌，那是一种深厚的歌声。

草原上的风卷来了点点火星，我吞下另一个果球，然后又再来一个。兄弟们笑闹着，告诉我有关众神的故事，温暖之神、食物之神、喜悦之神、死亡之神、神圣之神、邪恶之神等等等等。他们还对我背诵历代帝王的名姓，声音好像晴空中的点点绿霉，他们又教导我神圣的仪典。我一定要牢牢记助，我这样告诉自己，因为这些即将永远消失了。

我又开始跳舞，他们也跟着开始，山丘的颜色变得愈来愈粗糙，像是气态的金刚砂。

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们一起共舞！他们是多么地温柔！

突然间，我听见了直升机的嗡嗡声！

直升机在远方盘旋，我无法看清楚驾驶是谁。“不！”我大叫。

“别来这里，不要对付他们！听我说，是我，双丝带的汤姆！听不到我说话吗？我正在这里做田野调查！你没有权利……”

我的声音使周围飞绕的蓝霉边缘现出了红色火星，它们缓缓地飘向天空，最后被一阵风给卷走了。

我又继续吼叫，大声咆哮。一边狂舞，一边挥动着我的拳头。从直升机的机翼上，张开了投喂毒丸的机械臂，闪亮的喷嘴开始旋转扩张。接着神经性毒丸如暴雨般洒落，每一颗都在天空留下一道明亮的轨迹。直升机的噪音变成了地平线上展开的兽毛地毯，将我尖锐的吼声全部吸收进去。

老饕们立刻从我身边散开，争先恐后地奔向毒丸洒落之处，用他们的爪子拨开草地仔细寻觅。我赶紧跳进他们中间，将每个爪子里的毒丸打落；将毒丸丢进小河里；将毒丸捏成粉碎。老饕对我发出了不满的咆哮，赶到别处去寻找其他的毒丸。直升机飞走了，只留下一道带着浓厚油污的声音。而我的兄弟们，正在狼吞虎咽着——那些毒丸。

我根本无法阻止他们！

吃了毒丸的老饕，在兴奋过度之后，累得翻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，只是偶而四肢会抽搐一下，不久之后连这个动作都停止了。接着他们立刻开始分解，数千个老饕的尸体溶解在大草原上。他们球状的身躯渐渐销溶，滴滴

答答落在草地上。体内的分子里再也无法黏住组织结构，原生质开始毁灭，使他们整个解体了，消失了。我在大草原上狂奔了数小时，现在我吸了纯氧，吃了淡黄色的果球。在一阵沈重的音调中，日落了；东边的黑云吹出黄铜管的旋律，愈来愈紧的风像是打转的黑色猪鬃。天地终归静寂，夜幕低垂，我独自一人又开始狂舞……

直升机又回来了，找到了你。当他们将你推进直升机的时候，你并没有反抗，因为你已经超越了痛苦的临界点。你很冷静地解释你的行为，包括你所学到的一切，还有为何消灭他们是大错特错。你向其他人描述刚才吃过的植物，还有它对感官的种种影响。

当你提及那些美妙的“共感觉”——风的质感、云的声音、还有太阳的音色。他们点点头，笑着告诉你说不用担心，很快就会没事了。然后你感到手臂一阵冰凉，冷得几乎到了紫外线的范围，所以你根本无法看见。嗡嗡声充斥耳中，解毒剂渗入了血管，失神的兴奋很快褪去，只留下了无限的疲惫与悲哀。

(9)

他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学到一点教训，对不对？我们将地球上的恐怖带到了每个星球。消灭掉亚美尼亚人，消灭掉犹太人，消灭掉塔斯梅尼亚人，消灭掉印地安人，反正挡路者死！然后我们来到这里，继续干这种残酷的大屠杀。你们没有跟我到那里去，你们没有跟他们共舞的经验，你们不知道老饕的文化多么丰富细致。让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部族结构复杂无比：首先，有七重的婚姻关系，然后再加上异族通婚的因素……”

爱琳轻轻地说：“汤姆，亲爱的，没有人要伤害老饕。”

“还有他们的宗教，”他自顾自继续说道：“总共有九位神秘，每一位都职有专司。

他们同时供奉神圣与邪恶之神，他们有圣歌、祈祷仪式，还有神学。而我们，就是邪恶之神的使者……”

“谁说我们要消灭它们？”迈克森说：“你还不明白吗，汤姆？这都是你自己的幻想，你受了药物的影响，现在我们已经帮你解毒了。不久之后你就会完全恢复，可以重新开始工作。”

“我的幻想？”他凶巴巴地说：“药物导致的梦境？我站在草原上，亲眼看见你们洒下毒丸，再眼睁睁地看着老饕在死去之后溶化。这些可都不是我的梦！”

“要我们怎么做，你才能相信呢？”老张一本正经地问道：“是不是要我们带你飞过老饕群聚的区域，让你亲眼看看那里几百万头的老饕。”

“但是我们已经杀掉的，也有好几百万了！”他回嘴说。

大家仍然坚持是他错了。爱琳再度向他强调，说没有任何人想要伤害老饕。“我们这是科学探险，汤姆，我们来这里是只要研究他们。伤害智慧生物，违反了我们的宗旨。”

“所以你承认他们有智慧？”

“当然啦！从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。”

“那我们为什么要洒毒丸呢？”他继续追问：“为什么要大肆屠杀？”

“汤姆，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！”爱琳将他发高烧的手，握在她冰冷的双掌中，然后苦口婆心地说：“相信我们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！”

他却冷冷地回答：“如果你想要我相信，为什么不做得干脆一点，去拿记忆规范器对付我好了。光是这样讲讲讲，绝不能动摇我亲眼所见的事实。”

“你一直都受到药物的影响。”迈克森说。

“我从来没吃过什么迷幻药，除了我在草原上跳舞时吃的果球——

但在此之前，我已经目睹了数周的屠杀行动。你难道要说这是“回溯妄想”吗？”

“不，汤姆！”舒瓦兹开口说：“你一直都有这种妄想，其实这也是治疗的一环——你来到这里，就是一种人格重建的过程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他吼道。

爱琳亲吻着他滚烫的额头，然后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是为了要让你适应人群。你对于族人在十九世纪的迁移，一直抱持着憎恶的心态。你无法原谅工业社会将苏族驱散的事实，所以心中充满了恨意。你的主治医师认为，如果让你参与一场模拟的灭种行动，你要是能看出这里头的必要性，就有可能清除掉心里的仇恨，重新回到社会……”

他突然一把将她推开。“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！如果你懂得一点点人格重建治疗，就应该知道根本没有你胡诌的这一套。不！别碰我！走开，走开！”

他拒绝相信这一切只是药物造成的梦境。这并不是幻想；也绝不是什么治疗过程，他告诉自己说。他站起来，走了出去，其他人并没有跟着他。他上了直升机，准备去寻找他的兄弟。

(1 0)

我又开始跳舞，今天太阳特别炎热，老饕来得也特别多。今天我涂了彩绘，今天我也戴上了羽毛，我身上的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他们也跟我一起舞蹈，表现出我从未见过的狂热。我们用脚猛踩着伤痕累累的草地，我们用手捕捉太阳，我们歌唱，我们吼叫，我们哭泣，我们将一直狂舞到倒下为止。

这不是幻想，他们是真真实实的。他们有智慧，却注定要毁灭，我知道！

我们继续舞蹈，纵然恶运当头，我们继续舞蹈。

现在曾祖父也来加入了，他也是真实的。他的鼻子尖如鹰钩，不像我的这样钝。他戴着很大的头饰，棕色皮肤下的肌肉如绳索般结实。他在歌唱，他在吼叫，他在哭泣。

我的家族其他成员也加入了我们。

我们共同享用释氧植物，我们拥抱着老饕，我们都知道被捕猎的滋味。

云层响起了音乐；微风展现了纹理；而太阳的温暖也显出色彩。

我们共舞，我们狂舞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疲倦。

太阳渐渐地胀大，遮盖了整个天空，我现在看不见老饕，眼中只有我的族人——数个世纪以来的先人，数千个闪闪发光的胴体，数千个鹰钩鼻。我们一起吃着果球，将植物的尖刺扎进肌肉，甜美的鲜血流出来，在太阳的烈焰下逐渐凝结。我们继续狂舞，不停地舞。

有些人已经累得倒下，其他人继续下去，大草原上数千个头饰上下舞动，舞出了一片羽毛的海洋。而我们仍在舞，我的心跳成了雷鸣，我的汗水变做河流，太阳的火焰已将我吞噬。我在舞中跌倒，又再挣扎起舞，最后我终于倒下，终于倒下，终于倒下……

他们又找到了你，又将你带回来。他们将冰冷的金属管放在你的手臂上，将释氧植物的成份从血液中吸走。然后为你注射了一针，让你能好好休息。你乖乖地躺着，心情很平静。爱琳亲吻着你，你则轻抚着她柔嫩的肌肤。然后其他的人也都来了，都对你说些安慰的话，但是你听不进去，因为你想找出事实的真相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就好像陷在迷宫里面，要找出唯一的一条活路。

在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你的治疗过程，是为了要使你这个可怜原住民，学习面对白人入侵的事实，在这里并没有任何生物真正被消灭——你这样告诉自己。

随即你否定了这个想法，转而想到其实是那些朋友在接受治疗。他们承载了数个世纪所累积的罪恶感，必须来到此地卸下这个心理重担。你来这里是为了要帮助他们，以你的宽恕与他们的原罪互相交换。

然后你又放弃了这个念头，现在你看到老饕只是一种低等动物，威胁了这个星球的生态，所以一定要清除。那些文化，都只不过是你自己从古老的记忆中滋生的幻想。于是，你决定不再反对这个必要之恶。

然而你突然又改变主意了，这回发现连消灭老饕的行动也只是幻想，源自你对于祖先所受的欺压无法释怀的怨怼。你站了起来，想要向那些朋友道歉，因为你将这些清白的科学家当成了刽子手。

可是这时你又再度改变了心意……

隐形人

席维伯格

“小隐隐陵藪，大隐隐朝市”

晋·王康琚·反招隐诗（译者选）

于是，他们裁定我有罪，决定判我一年隐刑，从二二零四年五月十一日开始执行。

在他们放我走之前，把我带到法院下面一个黑漆漆的房间，准备在我额头上钉一个“隐形”的标记。

那是两个吃公事饭的混混帮我钉上去的。其中一人将我推到一张椅子上，另一个举起了隐形的标记。

“一点都不会痛的。”那个肥猪混混说完，就恶狠狠地将标记按在我额头上，我只感到一阵冰凉。

“然后呢？”我问。

但他们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。房门却敞开着，所以我应该可以自由离去，或者也可以留在此地等死，一切随我的便。反正只要任何人看到我前额隐形的标记，就不会跟我说话，甚至不敢多看我一眼。因为我现在是个隐刑人了，也就是说，是个“法律上的隐形人”。

你现在一定可以了解，所谓的隐形只是名义上的。我的血肉之躯丝毫未变，任何人都还是能看得见我——可是谁也不要看到我。

这不是一种荒谬绝伦的刑罚？也许吧！我犯的罪也实在荒谬透顶——冷酷无情罪——不愿和别人推心置腹。我是四次累犯，铁证如山，罪证确凿，因而被判了一年的隐刑，现在隐形的标志已经烙在我的额头上了。

我已经成了隐形人。

我走出法院，走到外面温暖的世界。

午后梅雨刚结束，街道渐渐变乾，空中花园飘来一股草木欣欣向荣的气息。我在人群中走着，男男女女熙来攘往，但没有人敢注意我。

与隐形人交谈的结果是变成另一个隐形人，刑期从一个月到一年或甚至更久，视情节轻重而定。但是如何判定也毫无标准，我真怀疑此一规定究竟有多少人能百分之百遵守。

但我很快就发现了答案。

我钻进一部回旋电梯，扶摇直上空中花园。经过十一楼的仙人掌区时，想到那些奇形怪状、疤麻癩丑的植物颇能反映我的心境，因此就踏上输送带离开电梯，走到入口去买门票。不料，我却看到一名脸色发青、两眼空洞的女售票员坐在柜台后面。

我在她面前放了一个铜板，她眼中马上闪过一丝惊慌的神色，但随即就消失了。

“一张入场券。”我说。

她不敢回答，大队人马在我身后排成长龙。我又说了一次，她无助地抬起头来，视线越过我的左肩。有人从我身后伸出手来放下一个铜板，她收了钱，把入场券给了那人，他就将入场券投入箱中进了花园。

“我也要一张入场券！”我很仔细地复述了一遍。

其他的人把我挤出了长龙，没有人说一句道歉的话。我开始体会到隐刑的意义了。

人们将会把我当成真正的隐形人一样，就好像他们真的看不见我。

凡事有得必有失，反之亦然。我绕到柜台后面，自己拿了一张入场券——免费的入场券。既然我是隐形人，就没有人拦得住我。我把入场券塞入箱中，顺利地走进花园。

但没想到看完了仙人掌之后，我的心情变得更坏。一股无可言喻的抑郁充塞心头，再也不愿在这里多待半分钟。于是我向外走去，手指头不小心碰到仙人掌，结果害我流了几滴血。至少仙人掌仍旧承认我的存在，虽然是以如此不友善的方式。

回到公寓中，只有我的藏书列队欢迎我，但我此时对什么书都兴趣缺缺。我瘫在小床上，打开精力充沛器，用来对抗折磨着我的莫名疲惫，一边还想着我的隐刑与隐形。

我告诉自己，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从未曾过分依赖别人，而且我不正是因为对人冷漠而被判隐刑的吗？所以现在为什么又需要朋友呢？让大家都忘了我的存在吧！

这将会是一段安静的时光，我将有一年的时间不必工作。隐形人当然不必工作，我们怎么能工作呢？谁会去找个隐形医生看病？请个隐形律师来打官司？或雇个隐形职员来整理档案？换句话说我失业了，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收入。但反过来说，房东也不会向隐形人收房租；隐形人爱去那儿就去那儿，全都不必花钱，我刚才在空中花园不就证明了这一点？

我想到隐形也能成为刑罚，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。他们判我这种刑，

不过是让我休养一年罢了，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享受这一年的“法律假期”。

当然，总也会有些不方便之处。当天晚上，我跑到城里最豪华的饭店去，准备要点一桌最贵的菜——价值一百个信用点的“海陆大餐”，然后等帐单送上来时，就大摇大摆一走了之。

但是我想得太天真了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机会坐下来。我在入口处站了半个钟头，那里的侍者八成对我这种隐形人很有经验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经过我面前却都视若无睹。我终于了解，即使自己勉强找地方坐下来，也根本吃不到任何东西，因为没有侍者会来帮我点菜。

我大可自己走进厨房，想吃什么就抓什么，更可以在饭店随意破坏。但我决定不这么做，我们的社会自然有防止隐形人胡作非为的绝招。当然不会是直接报复，也不会有蓄意的防卫。但是厨师可以声称，当他把一锅滚烫的水泼向墙壁时，他并没有看见任何人。隐形人就是隐形人，有利也有弊。

于是我离开了那家饭店。

我只好到附近一家全自动餐厅解决了晚餐，然后搭一辆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回家。终究机器人和仙人掌一样，不会因为我变成隐形人而歧视我。我终于体会到，以后将只有它们伴我度过这漫长的一年。唉！

这一夜，我睡得很不好。

我当隐形人的第二天，做了进一步的试验，也有了更多的发现。

我散了很久的步，小心翼翼地尽量保持走在人行道上。我听说过一些青少年故意开车撞倒隐形人的事，而且这一类车祸得不到赔偿，他们也不必负任何刑责。所以我走在街上，就得冒着这种危险。

我在大街小巷到处走着，所到之处人群对我避之唯恐不及。大家对待隐形人都训练有素，只要一看到我，人群马上迅速分开，仿佛一把显微手术刀切过细胞一样。到了中午，我第一次看见另一个同类。他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，结实而体面，但在他那圆拱似的前额上，烙着一个可耻的隐形标志。我们仅只目光相接，他就立即匆匆离去，隐形人自然也不能看到其他隐形人。

我感到十分可笑。津津有味地咀嚼着、享受着这种新鲜的生活方式。根本没有什么让我太难过的事情发生，至少目前为止都还没有。

同一天傍晚，我走进了一家女子公共澡堂，通常女工只要花上几个铜板就能在那里洗个澡。我邪淫地笑了一下，踏上了这家澡堂的台阶。门房只露出了一闪即逝的惊讶表情，但是当然不敢阻止我——这算是我的一次小小胜利。

于是我走了进去。

一股浓浓的肥皂和汗臭味迎面扑来。我忍耐着走进去，经过了更衣室，看到一长列暗灰色工作制服挂在那里。我大可将每件衣服里的钱都扒光，但我没有这么做。偷窃如果变得太容易就失去意义，那些发明隐形的聪明人，应该早就想到了这一点。

我继续向前走，走进了洗澡间。

上百个女工在那儿洗澡，有年方及笄的妙龄少女，疲累不堪的少妇，还有乾瘪的老太婆。当他们发现我时，有些人涨红了脸，有些人对我微笑，但大多数人则转过身去背对着我。他们非常小心，对我的出现不敢露出任何

实际反应。澡堂的管理员虎视眈眈地在一旁站岗，却也拿我没办法，否则就可能被人打小报告，说她犯了“看见隐形人”的违法反应。

所以我就这样观赏着她们洗澡，注视着五百对涂满肥皂的乳房，端详着五百个在水花下闪烁的女性胴体。我的反应错综复杂，由于我能够自由自在地游走隐密的女子澡堂，因而引发了一股邪恶的成就感。此外，在我内心缓缓涌现的，还有一种分不清是悲哀、无聊，亦或是反感的情绪。

我无法分析这种情绪，仿佛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抓住喉咙。我很快地离开了，到全自动餐厅独自一人吃饭。肥皂水的味道仍然刺激着我的鼻孔，足足持续了几小时之久；那些粉红色的肉体也在我的梦中作祟，我开始发现那种新奇的感觉已经消失了。

变成隐形人后的第三个星期，我突然病倒了。刚开始是发高烧，然后腹痛呕吐，还加上其他种种很糟的症状。到了半夜，腹部绞痛得难以忍受，我几乎肯定自己快要死了。

当我拖着被病魔折腾得苦不堪言的身子上厕所时，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模样：面孔扭曲，脸色发青，豆大的汗珠如雨而下。苍白的前额，衬托着那块有如警告标志的隐形烙印，看起来格外显眼。

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躺在厕所的瓷砖地板上，乏力的身体吸收着地板传来的奇寒。

然后我想，搞不好是盲肠出了问题——这个荒谬而原始的史前时代器官会不会发炎了？

我需要看医生！

电话上面盖满了灰尘。他们不肯浪费精力把我的电话线剪掉。事实上，自从我被逮捕之后，就从来没打电话给任何人，也没有人敢打电话给我。如果明知对方是隐形人而与之通话，也毫无例外会变成隐形人。我的一些朋友，即使过去是我的朋友，现在都离得我远远的。

我抓起电话按了一个键，接线机器人立刻出现在电话机萤光幕上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您要跟谁通话？”

“我要找医生！”我喘着气说。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那是空洞、装模作样的机器声音。因为没有办法判机器人隐刑，所以它敢与我通话。

电话萤光幕画面一变，出现了一个医生，他问道：“你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肚子痛，我想可能是盲肠炎！”

“我们会马上派个医生过……”他的话就此中断，都怪我犯了大忌，不该把我这张痛苦的脸转向镜头。他一看到我的前额，画面就马上消失了，好像我向他伸出一只患了麻疯的手一般。“医生！”我呻吟着。

他不见了。我掩面而泣，实在太过分了！他们当医生的都曾发誓要济世救人，岂可如此置病人于不顾？

医生的祖师爷西波克拉提斯，当时没有预见隐刑这回事，所以忘了要医生发誓对隐形人一视同仁。我等于不存在于这个社会，医生理所当然也不必为不存在的人治病。

我只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了。

这是做隐形人最大的坏处。如果我高兴，可以大摇大摆走进女子澡堂

也没人会管我；但我躺在床上痛苦煎熬时也同样没人理睬。凡是有利必有弊，即使我盲肠烂了，也没人敢冒着犯法的危险来帮助我。

还好我不是真的盲肠发炎。虽然这场病给我很大的折磨，但我还是活过来了。一个人可以一年都不跟人说话，可以搭无人驾驶计程车四处旅行，在全自动餐厅解决饮食问题，但世界上可没有机器人医生替人治病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隐刑的可怕。监狱中的犯人生病时还有狱医；我犯的罪没有严重到需要关入牢中，生病时反而找不到医生。

这太不公平了！他妈的！那些发明隐刑的魔鬼真该下十八层地狱。从此我孤立无援地面对每一个萧瑟的清晨，就像漂流到荒岛上的鲁宾逊一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漂流在一个人口一千二百万的城市中……过去这几个月来情绪的起伏和生活的种种转变，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。

有时候做隐形人是件赏心乐事，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验。在这些妄想偏执战胜理智的时刻，我会恣意纵情地享受我的法律假期。

我开始偷东西，走进一些小店，随手抓起他们收来的钱。畏缩的店员噤若寒蝉，根本不敢阻止我，更别说敢大声嚷嚷了，那样都会触犯与隐形人接触的罪。如果当时我早知道，政府会补偿所有诸如此类的损失，很可能就会对这种偷窃兴趣缺缺，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回事。

我蓄意乱闯，女子澡堂对我不再有吸引力，我现在喜欢闯入其他种种隐密的场所。

例如走进一家豪华的旅馆，到走廊上随意打开一间间客房的门——大部分房间是空的，但也有些不是……

我就和上帝一样，监视着世界上的一切。我变得极端顽固，当初令我被判处隐刑的原因——蔑视一切，如今反而发挥得更淋漓尽致。

在雨季里，我站在空无一人的一条小巷，朝着街上一幢幢高耸入云的大厦闪亮的门面破口大骂：“谁需要你们？”我怒吼着：“绝不是我！我可半点儿都不需要你们！”

我讥笑、蔑视、痛骂世上的一切。我想这是一种由孤独而引发的疯狂行径。我走进戏院，那儿有一群仿佛吃了忘忧果而不知人间疾苦的人，正意兴阑珊地坐在按摩椅上。

他们一看见我蹦蹦跳跳地穿过走道，简直吓得动弹不得。没有人敢发牢骚，我额头上那块亮眼的烙印告诉他们只能吃闷亏，他们果然吭都不敢吭一声。

这些都是狂喜、美好的时刻，我在那群不能隐形的呆瓜之间昂首阔步，每一个毛孔都向他们表示轻蔑。我坦承这些都是非理性的作为，但是一个人被迫当了好几个月的隐形人，心理又怎么可能平衡呢？

我应该将这段时间的行为称为偏执吗？也许躁郁的沮丧更恰当些。日子有如钟摆般地晃着，我蔑视周围那些不能隐形的呆瓜，恰好和那些孤立于社会的感觉平衡过来。我穿梭于无止尽的街道，徘徊于灯光闪烁的拱廊，望着高速公路上五光十色、如弹丸般穿梭来往的车辆。甚至连乞丐都不愿搭理我，你知不知道在这光芒万丈的世纪里，我们的社会还有乞丐存在？我也是被判了隐刑之后，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。有一次在我散长步时，走进了贫民窟，这儿世纪的光芒已磨损殆尽，有的只是一群群头发剪得短短的、脚步慢吞吞的老人，正在向行人乞讨铜板。

可是没有人向我要钱，直到后来，终于有个瞎眼的乞丐向我走过来。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”他喘着气说：“请您发发慈悲帮助我，好让我能向眼库买一对眼睛。”

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话。我开始伸进衣服里找钱，为了表示感激，我打算把身上所有的钱全掏给他。有何不可呢？我随时都可以拿到更多的钱。但在我还没掏出钱来之前，半路却杀出了一个跛脚乞丐，拄着拐杖挡在我们中间。我只听到跛脚乞丐向瞎眼乞丐低声吐了几个字：“隐形人”，然后两人就像受惊了的螃蟹般仓皇而逃。留下我一个人，手中握着钱呆呆地伫立在街头。

连乞丐都不理我。那些发明隐刑的王八蛋，真该下十八层地狱！

骂完之后我的情绪渐渐平和，傲慢也逐渐消退。现在真是孤零零一个人了，谁能再控告我冷酷无情呢？我像一块海绵般软绵绵地，十分渴望有人跟我说上一句话，给我一个微笑，或者跟我握个手。这是我变成隐形人的第六个月。

我现在极端厌恶这种刑罚。它带给我的快感一下子就烟消云散，而它的煎熬却愈来愈难以承受。我不知道往后六个月的日子要如何过下去。你可知道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，我还差点自杀了呢？

后来，我干了一件极蠢的事。有一天我又漫无目的地散着步，无意中遇到了另一个隐形人。他是我六个月以来碰到的第三或第四个。和以往一样，我们只是很小心地接触一下目光而已，然后他就连忙将视线转移到人行道上，靠着一旁继续走着。他是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，绝对不会超过四十岁，有着一头杂乱的棕发和一张瘦削的脸，还带着一股书卷气。我很好奇地想知道，他到底为什么也会被判隐刑？所以我兴起一股冲动，想追上去问他的姓名，与他交谈，甚至与他拥抱。

这些当然都在禁止之列，任何人都不准和隐形人接触。隐形人更不可以与自己的同类接触，这个社会根本就不允许我们这些被放逐者暗通款曲。

这点我清楚得很，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跟着他走。

我在他身后保持二十到五十步的距离，亦步亦趋地跟踪他走过了三个街口。公安机器人看来似乎无所不在，他们的扫描器能迅速侦查到任何的不法行为，

